

墨痕留韵绘仙姿

——赏看古画里的“嫦娥图”

□魏益君

在古代绘画里，嫦娥作为月宫仙子的形象始终占据着独特地位。她既是神话传说的载体，亦是文人墨客寄托情感与哲思的媒介。从宋代宫廷的华贵殿堂到元代文人的隐逸天地，画家们以笔墨为媒，将这位传说中“广寒仙子”的仙姿与情感凝固于绢帛之上。

宋代刘松年的《嫦娥月宫图》，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这幅绢本设色的团扇作品在29cm×29cm的方寸之间，构建出一座“人间化”的月宫。近景处，假山如浪花翻涌，桂花树虬枝盘曲，枝头金蕊簇拥；中景为白玉雕栏环绕的月宫建筑，歇山顶与十字脊顶的屋顶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；远景则以层层叠叠的白云勾勒出天界的缥缈。画面中央，嫦娥云髻高挽，手持麈尾回首望向身后，一只白兔两耳竖立，似欲跃起相随。刘松年以南宋宫廷画师的细腻笔法，将仙山与皇家宫殿的元素融为一体。白玉栏杆的冷冽质感与桂花树的生机形成对比，白兔的灵动又为清冷月宫注入烟火气。这种“仙境人间化”的处理，暗合宋代文人“以俗入雅”的审美追求。

元代佚名的《嫦娥望月图》，现收藏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。这幅25.5cm×26.1cm的纨扇作品以“女冠抚松”为场景，将嫦娥塑造为一位隐逸的女道士。画面中，虬曲的老松盘根错节，桂花枝从石畔斜出，夜空中祥云缭绕，一轮明月高悬。身着道袍的嫦娥立于高丘之上，头戴道冠，双手交叠于袖中，仰望明月，神情中透出超然物外的宁静。画家以商琦（元代画家）一脉的青绿山水技法勾勒山石，人物线条则借鉴了文人画的写意笔法。与宋代工笔重彩的华丽不同，此作通过淡雅的设色与简洁的构图，营造出“月出惊山鸟”的空灵意境。

还有一幅元代佚名的《香月潮音图》，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这幅24.1cm×26.1cm的纨扇页以“仕女倚梅”为意象，描绘了一位身着宽袖长裙的女子立于梅树下，衣带随风飘拂，目光凝视远方水面的场景。背景中，梅枝虬曲如龙，水面泛起清光，夜空中明月隐现。乾隆帝曾为此画题诗：“春江满月印潮平，视若无形听有声。人似嫦娥倚梅树，默然对以认三生。”画家以没骨法渲染梅枝，用淡墨勾勒仕女轮廓，通过衣纹的流畅线条与面部的含蓄表情，传递出“物我两忘”的禅意。与前两幅作品明确指向嫦娥不同，此作通过乾隆题诗的“点睛”，将仕女与嫦娥的意象重叠，赋予画面更深层的哲学思考。

三幅作品跨越宋元两代，却共同呈现出嫦娥形象的演

变轨迹：刘松年的嫦娥是宫廷美学的化身，她的月宫是人间秩序的延伸；元代佚名《嫦娥望月图》的嫦娥是隐逸文化的符号，她的望月是文人精神的投射；《香月潮音图》的仕女（嫦娥）则是禅宗思想的载体，她的凝思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。这种演变背后，是画家对“仙”与“人”关系的重新定义。从宋代“以仙饰人”到元代“以人释仙”，嫦娥逐渐褪去神性光环，成为承载文人情感与哲学思考的媒介。而中秋节的传统内涵，亦与此一脉相承——古人通过祭月、赏月、吃月饼等习俗，既表达对自然的敬畏，亦寄托对团圆的渴望。正如宋徽宗在《闰中秋月诗帖》中所书：“桂彩中秋特地圆，况当余闰魄澄鲜”，月之圆满与人间团圆形成互文，而古画中的嫦娥，则是这一文化基因的艺术具象。

刘松年笔下的嫦娥，带着月宫的华贵与温馨，让我们明白团圆并非遥不可及的梦幻，而是藏于生活细微处的温暖；元代佚名画中的望月嫦娥，以隐逸之姿告诉我们，在喧嚣尘世中亦可寻得内心的宁静与超脱；而《香月潮音图》里倚梅凝思的“嫦娥”，则引领我们思索生命的轮回与永恒。古画里的嫦娥，是艺术家笔下凝固的瞬间，却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团圆永不磨灭的向往，对精神自由永恒的追求。

在这个月圆之夜，让我们借古画之眼，赏中秋之月，在嫦娥的仙姿里，找寻属于我们自己的团圆答案与生命感悟。也让古画中的嫦娥，永远在我们心中绽放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光辉。



■ 元代佚名的《香月潮音图》，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

于困境中创造美好

□倪涛

楼下的银杏开始泛黄，我抱着蒋蓝的《苏海鲸波：苏东坡传》坐在藤椅上。这部传记像一幅铺展在秋日阳光下的宋式绢本长卷。40余万字里，不仅藏着苏东坡的生命轨迹，还蕴含着“于困境中创造美好”的人生智慧。

全书循着“眉山溯源—黄州蜕变—杭州治水—岭南终老”的地理轨迹，将苏东坡的一生划分为六个章节。既呈现仕途起伏的“高开低走”，更铺展精神成长的“低开高走”。这种时空折叠的叙事里，散落着“纤竹”“刀剑”“天石砚”等百余个关键词。比如，对“纤竹”一词的解读，其中藏着宋代文人“不可居无竹”的君子品格。苏轼在黄州种竹、画竹、咏竹，以竹之劲节喻己之傲骨，恰合《礼记》“竹有筠，松有节”的比德传统，更印证了“外在物象是内心坚守的镜像”。人在困境中与坚韧之物同行，精神便有了依托。

在内容铺陈方面，蒋蓝并未聚焦于传统传记所关注的文学成就，而是深入挖掘与宋代民生、民俗深度交织的生活脉络。比如，他描述了苏东坡在杭州疏浚西湖，效仿白居易修筑“苏堤”一事。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水患问题，还便利了民生。宋代城市水利本就十分发达，士大夫“经世致用”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。他还考证了东坡在《艾子杂说》中对大熊猫的记载。当时，“貔”（古人对大熊猫的称呼）被视为祥瑞之物，苏轼以博物学家的好奇心记录其习性，这恰好契合宋代“格物致知”的学术风气。也使我们看到了，即便处于被贬谪的境地，对万物的热爱仍能使人保持精神的蓬勃活力。

书中关于“少年带刀剑”的侠气记载，进一步颠覆了世

人对东坡的刻板印象。宋代虽秉持重文轻武的理念，但“儒侠”传统依旧留存。苏轼年少时“好击剑，喜任侠”，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中“会挽雕弓如满月”所展现的豪情，正是这一传统的诗意体现。它让我们看到一个能在刀光剑影与竹影梅香间自如穿梭的立体形象，更让我们领悟到“人的精神绝非单一面相”。既有“竹影扫阶尘不动”的宁静之气，又有“会挽雕弓如满月”的豪迈之气，这才是完整的生命姿态。

书中并未刻意渲染被贬谪的悲感，反倒细致描写了苏东坡如何用粗陶碗盛起自酿的米酒。宋代文人饮酒注重“雅集”，苏轼却在黄州“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”，以粗陶碗替代玉樽，品出的是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淡然。最令我动容的，是书中对《定风波》创作背景的描绘。那字里行间，处处透着宋代贬谪文化的底蕴，更蕴含着“境遇与心境”的核心哲理。蒋蓝写道，那是黄州一个微寒的春日，苏东坡与友人冒雨前行。同行者皆狼狈不堪，唯有他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。苏轼在黄州，一面承受着“乌台诗案”的余痛，一面在禅宗思想中探寻解脱之道。他与佛印禅师的交往，对《金刚经》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的领悟，最终化为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豁达。

合上书页，暮色已然漫过书桌。檐角的风铃在秋风中轻轻作响，我忽然忆起蒋蓝在书中所写的一句话：“苏东坡将贬谪之路，走成了寻味之路、寻诗之路、寻心之路。”这何尝不是对宋代文人精神的当代呼应，更道出了“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的体验”的真谛。重要的并非走在何种道路上，而是以怎样的心态去行走。贬谪之路本是苦涩的，但倘若能从中探寻到食物的滋味、诗歌的意境、内心的安宁，这条路便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：使生命于困境中始终能创造出美好。

在读书中成长

□尚晓芹

自打识字起，书便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每次新房装修，书房里总要添置书架与书桌，既给书安个家，也为家人留一方读书天地。如今，睡前、闲暇时读书已成习惯，卧室床头柜、客厅茶几、沙发扶手上，总放着我正在读的书。回想过往，读书时的趣事仍让我忍俊不禁。

上小学时，我对小人书痴迷到极点，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榜》等，一本本都让我爱不释手。记得有次吃完晚饭，家人让我烧开水。我匆匆把水倒进锅里，就一边往灶里添柴，一边就着灶火看《西游记》，完全沉浸在师徒四人降妖除魔的故事里。直到锅里的水“咕嘟”作响，我头也不抬地喊“水开了”。可家人拿暖水瓶灌水时，却惊叫道：“锅里什么东西？”我抬头一看，锅里竟漂着一块抹布——原来我一心想看小人书，压根没留意擦抹布还在锅里。

上初中时我住在姑姑家，老师管得严，不让看课外书，回家还要帮着做饭、做家务、写作业，读小说成了奢望。于是，每天下午放学路上，就成了我读小说的“黄金时间”。那段路约1500米，路边有花有草有树，中途还有条渠，渠上搭着块分成两半的木头桥。我捧着小说边走边看，快到家门口再把书塞进书包，神不知鬼不觉。

可这个小秘密，直到我掉进渠里才终止。那天，我正被《简·爱》里自尊自强的简深深吸引，走上木桥时竟一脚踩空，摔进了渠里。书包、衣服和心爱的书全泡进湿泥，我手忙脚乱爬上岸，狼狈地跑回家。为了不挨骂，我谎称是背英语课文太专心才掉下去的。此后，姑姑见人就夸我爱学习，连走路都在背书，还掉过沟里。每次听到这话，我都满脸通红，心虚地跑开。

2021年7月，作家朋友汪彤邀我进了“读书抄写群”，我开始一字一句抄写古籍经典，每天抄几段《论语》，坚持数月后抄完了全书，也算是系统读完了《论语》。读《论语》后，我养成了“一日三省”的习惯：工作上，只要有时间要求，加班加点也会按时完成；若因松懈影响工作，就自我警醒，及时整改。为人处世上，若说话太直，就会反省，渐渐养成了真诚待人、不说伤人话的习惯。在我看来，若为处世、学习、工作犯愁，读《论语》便能答疑解惑。

《杨绛传》《林徽因传》也是我爱读的书，我始终深深敬佩这两位女性。她们出身书香门第，热爱读书，才情出众——杨绛精通多门语言，是著名作家和翻译家；林徽因是诗人、建筑学家。更难得的是，她们独立自主、自尊自爱，事业有成的同时，还无条件爱家、爱丈夫、爱孩子，堪称中国贤妻良母的典范，杨绛更被誉为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”。这两本书，无论电子书还是纸质书，我都百看不厌。于女性而言，她们就像大海中的灯塔，指引人们在人生大海上，驾驶生活与事业的小船驶向幸福彼岸。

至今我没算过自己读了多少书，但真切感受到，读过的每一本书，都如春雨般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像万物精华，滋养我的容颜，丰盈我的内心，开阔我的胸襟，指引我向阳向善、孝顺父母、热爱生活、专注工作。

一路走来，书伴着我走向阳光、乐观与沉静，踏上真善美的大道。它是我的老师，让我受益终身。

